

恆無奇蹟

第一尋聲

有笛聲自窗外拈步涉水

眾鴨引頸共鳴，為了讓彼此忘懷

曾經一名女子

戴白金項鍊

其中，環節走叉之處

對準皮膚下

蠢動的微血管，齒牙般咬合

（這是週休二日的假期，這是欲望）

周圍垂涎的光因此

折射，隨即逗留，入耳

成為鼓噪的音色，鼓噪

回音溜出去

應然葬身於初春暮雨

但總盤踞成內心的臃腫

我來不及思索

夜色鑽入腳趾

沉澱為污垢的瞬間

適時，蝙蝠的翅膀掠過眉睫

切割飽和的水氣

那些充盈在眼眶，渺渺不可解渴的

流離，在屋簷與眼簾的交界

凍結或崩碎

我探望，在凍結或崩碎之前

也許是最後一眸

也許仍該吸吮斷頭臺一般的

指甲邊緣，那些

（欲望啊！呼喊和回音交錯，我又以為自己的
手機響起，帶來賬單未繳的語音通知）

不想蒸發的雨露，持續書寫著秘密

包括：如何在消逝前

保持冰冷的節操

如何在鍵盤的敲打聲裏

潛伏洪水的密碼

如何組合一個字元

龐大的，虛擬的，真實的，流離的

愛，同時按下 F5

（通常是重新整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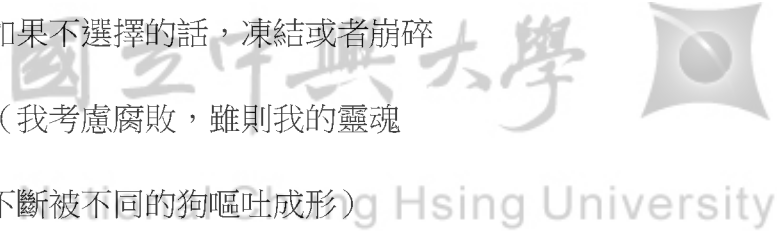
但螢幕的邏輯未必執行）

我以為告別，就是解脫

（遲遲不曾感覺，原來一切的靜止

來自當機）

然而，主機板最先感應到的
夏天，一腳就踢開我的虛構
我只不過想在桌面
豢養一隻溫馴的病毒
像一條忠心的狗
畏熱懸舌
吻舔收信時的斑斕心情
如果不選擇的話，凍結或者崩碎
(我考慮腐敗，雖則我的靈魂
不斷被不同的狗嘔吐成形)
我必然是被妳遺忘的路人甲
在人潮中擦身而過
我們有意無意
完成了各自欠缺的因緣
有時我斷了腿，拄杖過街
勾引妳前世的憐憫
妳的眼眶溼潤，但很快蒸發
去瀏覽另一個與妳相關的路人乙
在網路上，他具有可靠的聊天功能
必然千萬分之一的機緣
遇見妳，促成真實
涵泳妳可貴的靈魂，一夜的價值



一念三千

於是不相關的我

繼續摸索出現的時機

有時，扮演口出穢言的黑道

那在電視螢光幕戴頭套的犯人丙

妳畏懼，我的存在

呼吸深淺和膽怯交換溫差

主宰妳夢醒的時刻

之後，妳必然起身去逗籠中的鳥

（飛啊！飛啊！有限的天空是

可以測量的幸福，並容許你

碰觸邊界）

在月光墜毀的陽臺上

我失去立足的角落

我早該被妳忘記

我只是眾生，匆匆走過

只是妳眼前的煙

寄生妳眉睫的一介微塵

（妳常說：我是平靜的水

隨時準備沸騰，隨時可以凍結）

我已經忘了。去冬

將軍過月桂山

讀半冊兵法

鬚鬚爆滿，一聲屁響穿過

重重的呼吸，惹妳皺鼻

醒來，在碎裂的瞳仁中拼湊黑暗

拼湊黑暗，才能尋找我

（我告別了支薪一萬八的工作

在家專職上網，聽說樂透無窮的可能

於是閉關苦思）

妳聽到一種聲響

比蒼蠅的振聲發聾還讓我興奮

比玄之又玄的解讀還要能引發無解的答案

（我是脆弱的，警笛聲

家中沒有勇敢的罪惡

除了不報警的念頭）

在我們眼神交會的想像裏

必須遲鈍幾秒

等待結論冒出：推斷

妳大概走錯路

才踩碎我

才躲不過跌跤的聲響

耳鳴，遂成宿疾



第二救苦

醫生開給我治療憂鬱症的處方箋後

他去看他囚禁的病人，那病人也是

他敬仰的心理醫生

他總是轉述他的診斷

說我，得了妄聽症

（確實，路人丁也這樣告戒我

你必須在清醒的時刻

設法讓靈魂失竊，並幸運地被一名神祇

定義：她，從盜賊眼角餘光搶過來

據為己有，投入手握的瓷瓶

丁丁輕吟）

常常把瓶碎的聲響當作

鋼鐵的錘鍊

我沒有辯駁，只想和她對話

而不是在考卷上假設一種清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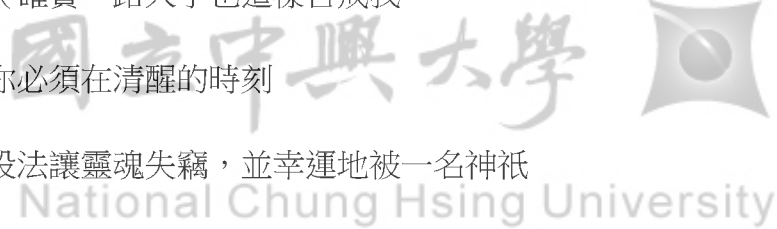
（錯，是大清明，是一種無上境界）

我應該認識她

然而現實生活

只能演練與路人戊的對白

掩飾我剛好及格的人生



我說：

從妳眼中的火焰

拋出獅子

向月光奔馳

墜落時，不幸者為桃花

幸者，在我掌中，凍結為掌紋

路人戊說：

白痴啊！你，搞什麼東西

叫我唸你的處方箋

神經病！

她還是無法融入我賦予她的角色

在處方箋背後，有著她的命運

（路人戊，妳忘了妳是誰嗎？）

應以妳身得度者，即現妳身而為說法

妳是她

而她，是我幾乎忘記的那個人

或一名神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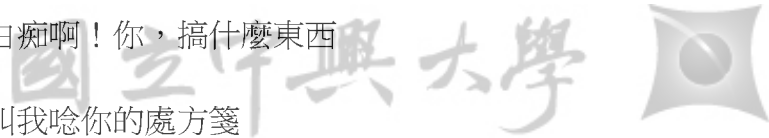
我吃完藥後開始尋找遁逃的藥效

那是一種神跡，在我的胃裏

我消化完自己

卻從另一個夢境復生

我知道愛自己是苦的



但無法選擇，世界比我的胸懷還小

我擁抱不到任何對象

只給予自己輪迴的機會

冀望一次出軌

她的視野能夠容納我

好比路人己，有時就是另一個自己

我注意到他說的話

良藥苦口，你需要愛

(近乎貪婪的愛，在每一個工作天

清脆的打卡聲記錄著你無私的奉獻

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千百年

所塗鴉的那個大我)

你的眨眼記錄著你觀看世界的態度

你不能假裝沒看到

在你體內

失神的紅血球被無知的白血球吞噬

肝在解毒而腦波一直釋放思無邪的忠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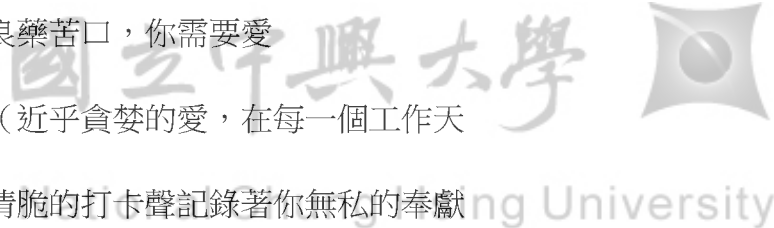
骨頭正屈服於時間的暴力

細胞生生滅滅

像撲克牌結束了一局

還有下一局，你應該抽菸提神

生命是一座溫柔的競技場



屬於靈魂的籌碼才會失去
可以計算的，闔上兩眼
就難以感受到
慾望作祟（以及作威作福）的力量
如果不小心走到夢的出口
誰願回頭，改寫信箋上的承諾
同一顆樹

妳說，如果雷聲劈開了我們
記得來生做一隻筆

我是紙，努力保持空白

等你填寫未完成的對話
就在眼前

妳是紙，我是顫抖的筆
（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願同年同月同日死）

我居然神聖的死過，和妳
前世在同一棵樹上的

那兩條年輪，我圍繞著妳
無法交媾

但環抱是永恆的，當時
我們容許樹的成長

外在的世界才能丈量它的高度



直到雷聲

也投胎做路人庚的打鼾聲

我們相遇在他房間

上鎖而陰暗的抽屜裏

我顫抖，害怕慾望暴漲

刺穿妳平滑的身體

我的靈魂，現在

和妳的表面一樣空白

妳是她，我走在未來必然是廢墟的城市裏

腳步像煙蒂一樣拋棄背後

被妳認出

如同路人辛偶然拾獲的奇蹟

（有人把頭獎彩券塞進寶特瓶裏

他感覺耳朵裏的召喚

比蜂鳴器的聲調高

比後母的訕笑還迷人

於是他據為己有，真正的得主不敢報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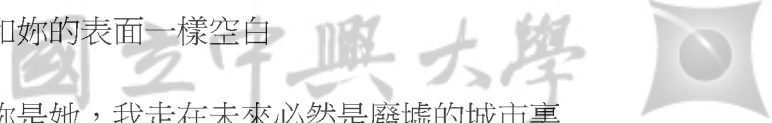
這是個認券不認人的時代）

也被妳遺忘

我不得不成為追逐他的惡人

或者怨賊、惡獸與龍魚

讓他感覺我的存在



Footprint like a cigarette, abandoned behind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或者成為陷溺他的枷鎖、毒藥與火坑

讓他在折磨中享受

默唸妳名字的快感

（妳必然聽見，只是還不到出現的時機

還不是他相信的拯救，妳在等我完成）

完成這人間的遊戲

在我嘴角結束

呻吟

國立中興大學



妳的名字於此崩碎為粉末

我必然已經忘記妳了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自從失業成為命運的一部分

我耽溺於注音輸入法的緩慢

在螢光幕前

面對世界

面對她

曾經，一名女子

開了窗口就飛走了

留下我，凝視倉皇落下的雨

以及無數的路人

撐傘，瞳孔沈浮於淚水

瞳孔沈浮

相互無聲地

告別

第三奇蹟

有時，我希望妳不是她

妳的笑便可以滌洗

那些在我頭頂繼續挺立

宣誓死亡的珊瑚

也可以化笑聲為網

在雨中飛行

捕捉鯨魚噴吐的泡沫

妳的形象若不是她

不是她，就可以使一名男子

曾經愛上妳

（我是不可能的，變賣了妳的項鍊

去換一頓昂貴的午餐，晚上帶便當找妳

談判，籌碼是過去，至於未來……已無價值）

那潔淨的男子

眉毛震落，竹葉就由青轉黃

隨而辭枝為舟

在瞳孔浮沈，與黑暗為伴

他的念頭在那裏

將他自己揉擰為柳枝



安穩地從妳的掌紋生長出來

被妳依靠

曾經，同一棵樹

他在樹下沈思

而妳惟一的路人，凝望他

於是，他需要奇蹟才能離開

人人都需要奇蹟才能放下

閱讀的習慣，路人王說

你怎麼不翻過來欣賞

詩篇的背面

總是無端空白

而不是重複（同時令人疲憊費神）的意象

我知道，一首詩的終點

不論長短，價值五千塊

為此，杜甫會在饑餓的狀態努力保持清醒

如果有幸投胎

切莫暴飲暴食

他的筆，太容易寫詩

正如他的生命，太易摧折

所有的詩都沾有他的口水

那是他的欲望，烽火連三月

家書折半，只要五千塊就好



為此，他不需要奇蹟

只需要復活

在一個人人乞求（樂透）數字的年代

他仍可以寫詩維生

妳會愛我嗎？假如永恆跟廣告看板一樣

只吸引純潔的人

而我保持狐狸般的疑竇

徘徊不入，旋轉門一如地獄門

我記得前世與判官有債未清

不敢輕易把自己好不容易

才綑綁的靈魂交易出去，因此

有時，我偷窺路人癸

看他如何成為厲鬼

上刀山，下油鍋

繼續狡辯著有無押韻的問題

而詩人是不受審的，為此

妳會愛我嗎？愛上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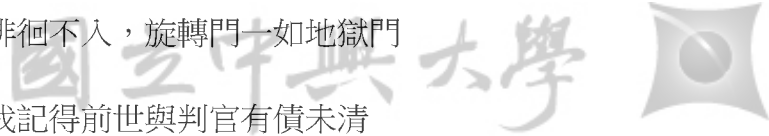
也許就是一種永恆的

罪過，像李白酒後撈月

違反禁止涉水的單行法

違反寫實精神，因此

需要一項罪名



安撫不喝酒的人

最後一個無名的路人從窗口外對我呼喊

哈利路亞！觀世音菩薩

我佛慈悲，我創造奇蹟但

奇蹟毀滅我

在一首詩裏

沒有英雄

（神話學以及好萊塢電影告訴我們

英雄終將克服考驗，完成自我）

也沒有俗眾

只有「我」的定義

像螞蟻一樣，被我一一用手指

按下死亡的編碼，95、96、97、98……

堆築問號

你把女兒丟在垃圾桶嗎

你在凌晨四點作愛嗎

你只對自己正確的抉擇生氣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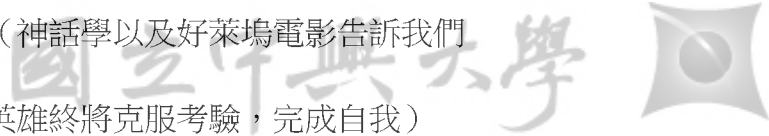
你迷上虛擬世界而對真實世界感覺絕望嗎

你因為詢問人生的意義而被嘲笑嗎

你的心智年齡活在自己的身體歲數之外嗎

如果妳感覺如此

應該召喚我



並且默唸自己的名字

在手心冰冷的時候

在奇蹟還有一口氣

保持它自己神秘性的時候

雖然有時，你仍不得不相信

奇蹟從不會發生

PS：從來就是無關的人事

與我們息息相關

我怎麼會遇見她呢？在我與妳

分離最遠的那段日子

我偶然翻閱《觀世音普門品》

一本 99 元，封面有點髒

被音樂遮掩

而我的手充滿細菌

（從捷運而來，接觸過太多扶手

以及露天的摩托車車把）

與衰竭的陽光

拿起她

窗外就出現下雨的徵候了

我失神放下，離開特價區

離開，即將賤賣的店面

日子和迷濛的水氣一樣



漸次圍繞為霧

不久就會凍結，或者崩碎

我必須提早返回寄宿的地方

一個陰暗且經常上鎖的房間

我必須，提早

寫信給妳

怕忘了這一切

記憶中早該忘懷的平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